

吴建友 著

西欧九国剪影

社会·新闻·风光



光明日报出版社

310
C 5
294

西欧九国剪影

社会·新闻·风光

吴建友

光明日报出版社

p 80 117

西 欧 九 国 剪 影

社会·新闻·风光

吴建友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625 印张110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1—3.200 册

定价：1.60元

ISBN7—80014—197—7/Z·0020

目 录

一	巴黎印象初记	(1)
二	法国西部行	(7)
	海城圣马洛	(10)
	访法国“第一大报”	(12)
	圣米歇尔山风光	(15)
三	巴黎大街见闻录	(18)
	是乞丐还是街头艺人	(18)
	谨防被盗受骗	(19)
四	巴黎大学城	(22)
五	短暂的会见	(26)
六	西公园随想	(29)
七	在葡萄酒之乡作客	(34)
八	初访联邦德国	(37)
	波恩散记	(37)
	特里尔行	(39)
	有这样一所实验学校	(42)
九	汉堡见闻	(47)
十	联邦德国新闻业管窥	(50)
十一	绿党女强人	(56)
十二	从布鲁塞尔看比利时的语言纷争	(60)
十三	改变性别引起的风波	(64)
十四	钻石交易之都	(67)

十五	闻名遐迩的精神病治疗城	(71)
十六	在塞万提斯的故乡	(75)
	马德里印象	(78)
	发达的旅游业	(81)
	古城托莱多寻胜	(84)
	西班牙人民的情谊	(89)
十七	赴葡萄牙	(92)
十八	鲜花之国——荷兰	(97)
十九	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101)
二十	为了和平	(104)
二十一	伦敦春访	(109)
二十二	瑞士银行趣闻	(121)
二十三	站在卓别林故居前	(128)
二十四	瑞士的新闻业	(132)
二十五	山谷之国安道尔	(136)
二十六	西欧的有线电视	(139)
二十七	访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	(146)
二十八	浅谈欧洲货币单位	(150)
二十九	旁 客	(154)
三十	在西欧旅行	(158)
三十一	欧洲的外国移民	(162)
后 记		(173)

一 巴黎印象初记

法国著名诗人安德烈·苏阿雷斯在概括自己对巴黎的印象时这样写道：

巴黎，西方的旗舰城市
巴黎，城市的城市之母
科学是你的后盾
你肩负着人类之囑
你本身就是生活创造生活指引的艺术
你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就是一百个村庐

把大都市巴黎城与茅舍乡村相联系，这并非苏阿雷斯的首创。此种说法最早见诸于有关巴黎的种种传说中。巴黎当初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是被谁最早发现的？这是许多人不了解而又感兴趣的问题。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位荡迹江湖的法师，一个叫梅兰，一个叫维维亚纳。一天，两位法师来到一个宽阔的河边，只见无声幽深闪着粼粼碧光的流水正沿着长满青草和荆棘丛生的河床，穿过茂密的橡树白桦树林，弯弯曲曲地向前奔去。河岸被笼罩在浓郁的树荫和神秘的氛围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质朴、那么原始，好像没有人在此长期逗留过，居住过，水边上停着几只苍鹭，几只绿脑袋的啄木鸟正附在古老的橡树干上，一动不动，好

像是在等待古老树丛中即将传来的某种呼唤。在河的中间，这两位法师看到了一个正从浓雾中显露出来周围被杨树环绕着的绿色小岛。岛上有一个看似很大的船只，船头已伸到水中去。当他们设法接近小岛时，可听到母鸡的咯咯声和被吓飞的燕子的吱吱惊叫声。雾气终于散去，阳光撒满了岛屿，他们这才看清，小岛的中央聚集着几座茅屋，全被掩映在瑟瑟抖动的杨树丛中。这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村落。茅屋中不断飘出袅袅炊烟、炊烟弥漫着，升腾着，像晨雾一样消失在湛蓝湛蓝的天际中。见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所在，两个法师禁不住齐声叫了起来，“多么漂亮的地方！”

这条河就是塞纳河。

这个小村落就是传说中巴黎最早的雏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阿雷斯的诗确也概括了巴黎的某些基本特征。巴黎是西方发展最早的城市之一，集古今都市特点于一身，堪称现代城市之先驱。它多少年来一直就是法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金融和商业之都。它的名字还长期和摩登时装、高级香水等化妆品相联系。巴黎在世界上有着独特的地位，算得上是个万花筒，包罗万象的小世界。提到巴黎，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它的灿烂文化和雕塑绘画等艺术，就会想到创造这些文化艺术而又长期在巴黎生活过的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巨匠，就会想到长眠于此的肖邦、莫里哀等艺术大师，就会想到冲击巴士底监狱的愤怒人群和拉雪兹公墓公社社员墙前倒下的无畏战士，就会在脑海里闪过来自电影或小说有关巴黎的一个个片断。

巴黎—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欧洲大陆上光彩夺目的著名城市，以其悠久远古的纷繁历史，五彩缤纷的文化艺术，

旖旎妩媚的自然风貌，摇曳多姿的斑斓色彩，梦幻般的故事和传说，多少世纪来吸引着世界上数以亿计的游人、巨贾和墨客。它的名气，它的风姿，它的传奇，它的不可思议，曾使世人向往，令异国人留连、深思。我——第一次踏上法兰西国土的人，对巴黎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

我到法国时，已近中秋时节。秋天的巴黎，凉爽、惬意、清新。一个个绿茵茵的公园犹如块块碧色的地毯铺在巴黎的土地上，而恬静安祥昼夜不息奔流着的塞纳河则像一块色彩淡雅的蓝色绶带，线条分明地镶嵌在巴黎的土地上。稠密而硕大的梧桐树叶随秋风婆娑起舞，在大道两旁投下浓郁的阴影。不同风格不同姿态的座座雕塑栩栩如生地分布在街头和公园，以其因年深日久而变暗发灰的外部颜色向路人强烈地显示着各自久远的过去。不消说，这一切是美丽的。站在大街上放眼望去，只见望不尽的人流、车流，望不尽的不时变幻着颜色与亮度的各式霓虹灯，望不尽的不同时期风格互异的种种建筑，望不尽的商店、饭馆、咖啡馆，全都强烈刺激着人的视网神经。这里不仅有世人皆知的埃菲尔铁塔，典雅华贵的枫丹白露宫，珍品荟萃的卢浮宫等名胜，还有闻名遐迩的夏乐宫、协和广场、拿破仑墓等建筑。巴黎圣母院的庄严肃穆，凯旋门的雄伟高大，凡尔赛宫的富丽堂皇，赛纳河的寂然妩媚，都使我兴趣盎然，流连忘返。我迫不急待地想把这所有的东西在一天内看完，又希望能在每一处至少呆一天，以便把看过的每一个重要什物都刻在自己的记忆里。这是一个不好克服的自我心理矛盾和不好摆脱的矛盾心理。除此之外，什么是使我印象最深的呢？

一是紧张匆忙。这只需到地铁内走一遭就清楚了。地铁是巴黎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橱窗。在地

·铁站内，不论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还是其它任何时候，来地铁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个个步履飞快，甚至有点近似小跑，极少有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更没有人迈着那种一步一晃的四方步。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饭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黎人的生活节奏。我刚到巴黎，因安排生活和办理居留、住宿等例行手续，进过商场，到过银行，去过政府机关，每到一处，满目都是一阵紧张繁忙景象。不论是银行的职员、商场里的售货员，还是机关的办事员，不仅态度热情、业务熟练，而且动作麻利，工作频率高节奏快。似乎他们每人就是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永远不疲倦、永远也不知疲倦似的。

二是巴黎外国人多。外国人中有白人有黑人，有富人有穷人，有教授、访问学者、留学生，也有工人、佣人和乞丐。假如你到法国最负盛名的街道香榭里舍田园大街一走，就会发现，在这儿行走者往往大多是外国人，他们中虽有不少也是欧美人，肤色与法国人差不多，但却操着不同的语言和口音，其中有英语、德语、意大利语……，通过语言和口音，你可辨别出他们是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除此，还有数量不少的日本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时间稍长，便又发现，巴黎的清洁工，诸如倒垃圾桶的，开车扫大街的，大多是非洲黑人；开小杂货铺，尤其是开干鲜水果店的，阿拉伯人的比例甚大；而开饭馆者不少是中国人、意大利人；咖啡馆和酒巴里的跑堂的，则有大量的葡萄牙人。

三是东西昂贵。来法国前就听说巴黎东西贵，但究竟怎么贵法却没有切身体会，来后到商店一看才感到名不虚传：一双皮鞋可高达1000法郎（当时合人民币约250元，现合约600元），一只手提包800法郎，一副太阳镜也达1000多法郎，甚

至一份杂志可索价30或40法郎。当然，巴黎同类物品差价很大，我这里列举的只是中等价格。巴黎东西昂贵与法国经济不景气有关。据中国朋友介绍，法国的物价每年都上涨（年增长率约10%），甚至月与月之间都有变化，但法国人对此都习以为常，心中没有惊慌与震动。究其原因，一是每次涨价的幅度小，二是随着物价的上升、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也渐次提高，这就避免了因物价上涨引起顾客心理混乱的现象。

巴黎是一个在经济上畸形发展的城市，贫富之间差别也甚大。这儿有资产数亿法郎的巨亨，也有分文不名的穷人。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大亨到巴黎度周末，他们虽然腰缠万贯，但只要敢解囊，顷刻间就会挥霍殆尽。有的人身上没有几个法郎，甚至分文没有，靠乞讨也能混得过去。在巴黎这个物质丰富的城市里，说起来乞丐真还不算少，其中尤以老人和孩子为多。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地铁内、在大街旁看到一些老弱病残者跪在地下，向过路人乞舍几个铜板。他们那可怜的目光、那目不忍睹的凄惨神情，至今仍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再则，巴黎狗多。大街上、公园里，你经常会看到拎狗的摩登女郎，抱狗的华贵主妇，牵狗散步的古稀之人。巴黎人爱养狗，然每家每人的目的又不尽相同：在深宅大院里往往有狂吠的狗，其职能是看家；路旁的小汽车里时有蜷曲着的狗，其任务是管车；狗常被空寂无聊郁郁寡欢的老者带出来蹒跚，其义务为作伴；花枝招展的巴黎女郎也乐于与高大的狼狗为伍，这时狗用来满足她们的虚荣心——时髦。在法国，狗有着与其它动物不同的特殊地位。它们可与人一起乘坐火车飞机，与人一起进餐。在巴黎的火车与汽车上，常有一些打扮入时怀抱

叭巴狗的中年妇女，她们一会儿拍拍狗的脑袋，一会儿挠挠狗的身子，一会儿附在狗的耳朵边窃窃私语，那亲昵劲，我敢说，决不亚于一个耐心的母亲应付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狗出生一般要举行命名仪式。天热时狗要洗澡，天冷时狗就穿起了挡风御冷的背心。要漂亮，狗可以进理发店美容室打扮，生了病，可送狗医院治疗。狗也有自己的墓地，巴黎地区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叫阿斯尼埃墓地，地处塞纳河玉岛北区的一个幽静树林里。我因对狗坟感到新鲜，故到巴黎不久，曾随友人一同去参观。大门外有一尊巨大的狗塑像，狗背上驮着一个孩子，形象生动、逼真。五个法郎买一张门票，一进门，便见一排排修饰考究的狗坟，有些狗坟的黑白色的大理石精雕而成，那华贵程度可与西方墓地里一些富人的墓穴相媲美。有一块墓碑吸引了许多人，只见上面这样写着，“我亲爱的黑主，我们的小太阳，你是如此智慧，聪明伶俐，如此多情多义，忠诚可靠。你是人类朋友的佼佼者……”。碑文写得似乎言真意切，有的人看后摇头，有的人点头，不知是赞同还是不敢苟同。一位友人当时还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有关狗的真实故事。有一次，在巴黎地铁内，一个残疾人伸手向路人行乞，他身旁的两条小狗模仿着主人的动作，也各伸出一只爪，作出要钱的样子，这情景感动了许多行人，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在法国，狗猫是有组织的。法国最早的狗公司成立于1822年，总部就设在巴黎。据统计，全法国现有1000多万条狗，每年狗的出生数目已超过人的出生数。根据法国有关规定，狗出生后必须在半年之内注册，并写明小狗父母的状况，然后才发给养狗者证件。

二 法国西部行

所谓法国西部，这里主要是指法国西北部突出于英吉利海峡同比斯开湾之间的半岛部分。这儿地处法国的最西部，濒临大西洋，是法国主要农业区之一，现属布列塔尼等地区。1984年10月下旬，我们曾有幸来此参观。

公元16世纪前，这一带隶属于当时的布列塔尼公国，1532年并入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布列塔尼人有过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风俗习惯。布列塔尼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区，这儿海岸线曲折蜿蜒，金兰花荆豆科簇簇丛丛。海水蓝呈黛，显得深不可测；山石秀而奇，看去别有神韵。这儿有面积广阔的森林和一望无际的沼泽地，有坚固的石墓，有阴森的古堡，有名山，有圣水，出过世界闻名的航海家，也出过名声狼藉的海盗。居民大多集聚在沿大西洋的一条宽20公里的狭长地带，其中渔民数目甚多，约占法国渔民总数的2/3。历史上这一地区出现过众多的诗人，小说家，有不少在法国和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文学家维克多·雨果的母亲也来自这一地区，所以，雨果也算半个布列塔尼人。

就是这样一块富庶的地方，几百年前却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当时年轻而又漂亮的法国著名小说家居斯塔夫·福楼拜曾这样记下了自己的印象：“阳光地区的贫困与布列塔尼的

贫困是大相径庭的。在地中海地区给人一种图画似的、多彩的、和兴高采烈的感觉，人虽贫困，但却生活在温暖的空气里。但在布列塔尼，“贫困使人在浓雾中颤抖着，在泥泞中赤脚挣扎着，人们似乎永远被泪水、懒散与消沉弄得一筹莫展。”福楼拜本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能因思想偏颇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具有民族思想的雨果当时也这样描绘过，“布列塔尼人招待你吃饭，但他们的菜就像地质结构一样，人们必须穿过数层不可辨认的物质才能触到下面的盘子。假如苍蝇从上面爬过，肯定会在菜上留下一道痕迹。”雨果在给他的朋友路易斯·布朗热的信中写道，“布列塔尼保留了所有的东西：它的名胜，它的人民，它的诗作，它的污垢。它的光泽上落了一层脏物。把楼房刷洗一下，它们会显得壮观美丽，但我敢说，你却不能洗刷布列塔尼人。”作为半个布列塔尼人，雨果无疑是热爱布列塔尼的。他的牢骚是因对布列塔尼的贫困状况不安而发出的呼吁。

正因为这儿偏僻、落后，环境艰苦，当时的法国政府经常把犯人流放到这里。1849年，法政府将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巴黎记者流放到布列塔尼。这位年轻记者大概没料到他会被放逐到这样一个去处，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虽然时值8月天气，但在他的眼里，布列塔尼却是死一般荒凉，归家之心似箭。这很能使人想起法国著名文学作品《源泉》里的一首诗来：

我们清楚地知道
命运之神将它折磨的人们
送往荒漠的他乡
愿上帝拯救我们
切莫踏上那遥远的地方

对于这一带的海滨风光，古时的人们也经常进行带有恐怖色彩的描述。朱尔·米什莱当时曾这样写道，“没有比布列塔尼周围的沿岸更不吉祥和危险的，这儿是陆地的最边缘，是岬角，是古老世界伸出的巨掌。两个永久的敌人——陆地和大海、人类和自然在此聚首。当海岸被唤醒时，大海会掀起狂涛巨浪，浪高五六十或八十英尺，打在圣马蒂厄丝的头上，水泡会涌到母女正在祈祷的教堂前。”

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的原因，布列塔尼人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长年与桀骜不驯的大海打交道，以海洋为其生活的战场。他们喜欢大海的浩瀚汪洋，又憎恨它的恣虐残暴。他们有过生活的欢乐和情趣，也经受过翻船、疾病和战争的痛苦与辛酸，大海夺走了无数布列塔尼人的生命，死人的事情常有发生，他们对死亡见得多了，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他们不像其他地方的法国人那样把死亡看得那么神秘、那么可怕，相反，把死亡看得很淡。不少人甚至认为一个人死了，并不是一个人单独的留在坟墓里或大海里，他的家人，他的左邻右舍或者全村的人永远同他在一起，这也可能是布列塔尼对过去那种不可抗争的命运的自我解脱方式。但不管怎么样，人们信这个，这种习惯仍沿袭至今，所以在布列塔尼人的墓前，一年到头都摆着盛开的鲜花，活人相信死者仍然活着。

不少布列塔尼人有喝烈性酒的习惯。该地区是法国消耗烈性酒最多的地区，这与他们长年漂泊在海上的生活习惯有关。尤其是在过去，布列塔尼人生活飘忽不定，日子艰窘，情绪郁闷，常常借烈酒浇愁或镇定情绪。当然，布列塔尼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时期。15、16世纪，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船只不断来往于法国西部

各沿海港口之间，促进了这些地区海产品贸易和城市的发展。18世纪时，这一带已出现了诸如圣马洛、洛里昂等颇具规模的港口，给该地区的发展繁荣带来了转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地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现正继续着，贫困的岁月好像已变成了遥远的回忆。

海城圣马洛

圣马洛西距巴黎400公里，经过5个小时的行程，我们于中午时分抵达该城。这是个只有50,000人口的小城，濒临英吉利海峡，几乎四面都被水包围着，只有一条大道与法国大陆相连。但它又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据说圣马洛三字取于公元6世纪一个名叫马洛的威尔士教士的名字，圣即圣人、圣徒的意思。这教士后来成为本地的一名主教。12世纪中期，圣马洛即初具现在的规模，17、18世纪由于航海与商业活动的发展，该城一度曾相当繁荣。同时，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圣马洛也培育过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如16世纪第一个发现加拿大的法国著名航海家雅克·卡蒂埃和路易16时期重要的海军将领迪盖·特鲁安就都是圣马洛人。

当天下午，市政府官员在市政大厅向我们介绍了圣马洛近几年的发展状况。由于该城历来就是法国西部沿海重要的商业中心，因此这里设有多种商业机构，随着商业的发展，工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圣马洛现有造船厂、服装厂、电子器材厂、建筑机械厂、印刷厂等多种工厂。圣马洛港现也成为法国第九大港口，承担着法国与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进行贸易交流的任务，每年货物吞吐量

达120多万吨。同时该城作为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每年吸引着大批来自法国各地以及欧美等国的游客。

傍晚时分，市政府官员陪我们游览了市容。这座小城市布局严谨，小巧玲珑，其周长不过3华里，保持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城中街道狭窄，纵横交错，各种商店琳琅满目，交相辉映。市区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俯瞰着全市，城内多是商店和行政机构，居民住宅很少，人们大都住在市郊。

该城城墙据说是15世纪建筑的，现仍保存维修得完完整整。漫步在这古老的城墙上，阵阵海风从英吉利海峡那边吹来，撕扯着人们的衣襟，掠拂着人们的头发，感到身上颇有凉意。海湾里水色清碧，微有涟漪；机帆船斑斑点点，星罗棋布。举目向英伦三岛方向望去，远方海上矗立着几块黑黝黝的礁石，好似圣马洛的海上卫士。城墙上坐落着几尊铜铸塑像，他们是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象征。二次世界大战中，该城人民曾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他们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4年美德军队大战于此，全城80%的房屋都被炮火摧毁，保存完整的只有城东南角靠近城墙的一座楼房。战后圣马洛人根据原来的布局结构重建该城，使建筑物的造型颜色尽量恢复原样，故这些建筑现都显得非常古朴，具有传统风格。

夕阳把最后一束光线抹在圣马洛城墙上时，城内已是万家灯火。我们辞别了盛情的负责接待的市政官员，结伴向市中心走去，大家都想寻觅一处雅静的饭馆，领略一下圣马洛的海味。

访法国“第一大报”

“目前在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是久负盛名的《世界报》和《费加罗报》，也不是《法兰西晚报》，而是《法国西部报》。”一位陪同我们在圣马洛参观的朋友这样告诉我。

“这怎么可能呢？”我听后马上反问了一句，心里多少有些怀疑和吃惊。

正是带着这种疑问，我们在抵达圣马洛的第二天傍晚，专程来此参观。那是下午5时左右，空中飘着零星小雨，路上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远处的丘陵海湾已隐在濛濛的雨色里。《法国西部报》位于布列塔尼地区的首府雷恩市，离圣马洛很近，所以仅仅一个多小时，我们就驱车抵达了。雷恩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城市，城内街道宽广整齐，建筑物排列有序，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和其它车辆，显得不同寻常的安静，空寂静谧中又透着一股秀气。整座城市犹如一个文静端庄的少女，那渐渐弥漫开来的夜色则好像罩在少女头上的面纱。

出面接待我们的是《法国西部报》总编辑布律莱和生产部主任沃洛先生。尚未介绍情况，沃洛先生先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小册子，其中印着该报近几年发行不断上升的数字：1975年，日平均售报量为541,000份，1980年增至685,580份，1981年为702,252份，1982年为707,661份，1983年突破百万大关，1984年……。发行量当时居法国各报之首，这连一点也不含糊！

我们当时已知道，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经济情况不